

◆ 民间档案

陈独秀之子赠送的墨盒

薛自蕃 文/图

提起墨盒,现代人马上就会想到打印机上装墨粉的盒子。不过,九十年前的墨盒与现在的墨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件,它是古代文具的一种,内放丝棉,灌上墨汁,供毛笔蘸用。清末后期和民国年间,精美的墨盒被视为时尚品,刻铜墨盒更是稀罕物。

我收藏一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铜墨盒,圆形,外直径68毫米,内直径58毫米,厚28毫米,正好一掌可握。墨盒以老黄铜制作外壳,以紫铜为内胆,底铭三益祥图案。

铜墨盒里刻有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时间是辛未九月,有“松年赠”字样。松年,即陈松年,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陈松年是我父亲薛培森的得意门生,他为了表达对恩师的崇敬和感激,于1931年9月在上海特地定制了这款墨盒,赠与我父亲。

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亲手将此墨盒交给我,嘱咐我



作者与陈长璞女士(右)



墨盒

好好珍藏,并要我以陈松年老先生为榜样,不畏逆境、踏实做事、宽厚待人、不计名利。我现已六十多岁了,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真是上苍的眷顾和缘分,今年5月6日去濮泽生哥家玩,他无意间说起再过两天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将赴曙光集团宣讲党史,我也是不经意地讲述了她父亲陈松年和我父亲的师生情及赠送我父亲墨盒的故事。

5月8日,濮总在听讲座后,和陈长璞姐姐聊起这段小故事,姐姐听后非常激动,迫切想目睹这墨盒,并约我于次日下午在濮总家见面。我和姐姐一见如故。姐姐抚摸着带有她父亲体温的墨盒,打量着铭文,非常激动。我们聊起父辈之间的很多往事,思绪万千。我说到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姐姐做客,逢年过节,老一辈们都相互走动的事,而当姐姐提到两位伯伯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投身革命、慷慨赴义时,多次潸然泪下,在场的朋友也深受感动。

虽然已过整整九十年的光阴,但这只墨盒依旧光亮明晰、古朴厚重,仿佛在诉说着父辈们的浓浓深情。睹物思人,父辈的身影和笑貌就浮现在眼前。

◆ 儿女情长

母亲的田园

朱腊梅

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母亲果然不在家。

门前稻场上的几只鸭子因了人来,嘎嘎惊叫着,摇摇晃晃着跑开。远处墙角,桂花树下的一群鸡却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依旧悠闲地在树下的枯叶里扒拉着。

掩上院门,我便去地里寻母亲。

田畈上一片荒芜,收割机收割后的麦茬枯黄萎顿,几只鸟在风中起起落落,在寻觅地里落下的麦粒。

那原本是一块水田。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老了,儿女们都出去了,留下十几亩田再也无人耕种。母亲把一部分田给了堂侄们耕种,自己留了一些地势高的种些棉花大豆油菜小麦等作物,还有几块旱田种上了树。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种树的地里砍树桩,说这块地的树卖了,砍下来的树枝要砍削成一根根棒子,驮回家剁成烧饭的柴禾。

母亲幼年里失双亲,跟着哥哥嫂嫂长大,受了多少的苦,只有她自己清楚。成年后的母亲脾气暴躁,嫁给了贫穷瘦小的父亲后,面对着田地里的农活,拼尽了全力也做不过山外人,割稻没别人快,插秧也没别人快,就连打菜籽的竹连荚也没别人用得熟练。做庄稼的能手在人前腰挺得比别人直,说话也比别人响。日子贫穷、繁重,身边又是几个幼小的孩子和单薄的男人,受尽别人白眼的母亲更暴躁了。

每年的春播时分总是细雨绵绵,一般人家的春秋都插完了,女人们可以纳鞋底了,男人们也可以松口气抽旱烟,我们一家人还在冰凉的雨水里劳作着,父亲和我还有这鬼天气都成了母亲怨骂的对象。

家里人口多,田地多,劳力少,此题无解,但母亲一日比别人起得早歇得晚。就连那时的我,天刚蒙蒙亮也会立即起床洗衣做饭,饭未熟,可父母亲已披星戴月在田地里干了半天活。每天下午放学我烧好了饭喂好了鸡猪,天黑了,一遍遍到村口眼巴巴张望,等着父母回家。母亲回来时,总会把肩上的庄稼什一扔,她真的太累了。奇怪的是,她累得像头牛,却极少生病,不知是真的不生病,还是她不能生病。

虽然家里困苦、贫穷,但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却要每个孩子都上学。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父母亲总要为了孩子们的学费东奔西走地筹措。哪个孩子不想上学或成绩不好,母亲的教育方式永远是简单粗暴的打骂。

劳苦了一生的母亲终于熬到儿女们都出息了,眼看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等着她,父亲却突患重病,离开了我们。父亲去世的两年里,母亲日日都要到父亲的坟前哭泣。儿女们都放心不下她,也曾都要带她在身边,可她哪家也不肯去。我们常以孙辈们想她的借口要她来住几天,她每次总是待不到三五天就会念叨家里的鸡鸭和庄稼,吵嚷着回去,我们只好由她回到老家,孤身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院子,孤独地思念着父亲,孤独地侍弄她的鸡鸭和田园。

◆ 流年碎影

夏 茶

赵汪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都是种植双季稻,每年立秋之前既要抢收,还要抢插,是农民最要命的一个季节。高温酷暑,热浪袭人,人们在田间地头低头劳作,苦不堪言。条件如此恶劣,但中暑的倒极少见,这主要得益于木桶凉茶。那时候大集体经营,生产队采用集中歼灭的做法,收割时大家一起收,插秧时大家一起插,内部分工明确,青壮劳力一线作战,小脚妇女后勤服务。小脚妇人三两人一组,间隔一两个小时,便担着两桶泡好的大水桶茶,颤巍巍地摆动身子,像杨柳扶风,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在湛蓝的天空衬托下,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茶来了,茶来了,歇伙啦!”大家呼地一下放下手头的活,还没等大木桶

放稳,蓝边碗儿已直接伸进桶舀满,咕嘟咕嘟直往肚里灌。有的一只手插着腰,一手端着茶碗,任茶水顺着嘴角往下淌,闭着眼仰头望天,似在沉思;有的一边咕噜一边摸着胸口,咂巴着嘴:“好喝,好喝,比老母鸡汤还好喝。”几碗凉茶下肚后,精神又爽了起来,干劲又足了。

这茶其实就是夏茶。我的老家在圩区,本不出茶,但茶叶还是必不可少的。大队统一用稻子到隔壁山区去换一些来,每家分一点,结余得留做公用。春茶是买不起的,只能买夏茶。春茶条索肥壮,银毫披身,夏茶枝大叶大,粗手粗脚,香气也比不上春茶强烈。但夏茶淳朴,夏茶质苦味甘,先苦后甜,甜得绵延经久。

夏茶还有一个药用功能是春

茶不能及的。

少时,我一着凉或吃了不洁食物,肚子便会疼。母亲从瓦罐里撮出一些粗茶,放在铁锅上烘炒,直至茶叶有些发焦并有糊味的时候再盛出来,分成三份,每次用沸水冲泡一碗,等半凉之后,让我仰着脖子一股脑地喝下去。说来也奇,一碗下肚后,顿觉心胸凉爽,畅快,稍过一会,肚子的咕嘟声慢慢地变轻了,隔个把多小时,再喝第二碗,肚痛轻了一大半,隔会再追第三碗,疼痛便全消了。

